

【大学生读本】

追问历史

对历史常识的质疑和颠覆

刘兴雨 / 著
顾问 / 黎鸣



天津古籍出版社

本书是继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吴思《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后，又一部反思中国历史的力作。

愿求您珍惜自己灿烂的人才华。

——叶文福

你的杂文颇有体制外思维，通过对历史的追问，向伪现代进攻，深感快意。

——朱健国

忧国忧民的刘兴雨老师啊，您的文章总能撞到我心中最疼之处，让我热泪盈眶。

——毕志

好像是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刘兴雨先生五年磨一剑，用自己的才华和耐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寻找精神出路，让人感动。

——赛妮亚

ISBN 7-80504-944-0



9 787805 049441 >



无防伪标志为盗版书

ISBN 7-80504-944-0

定价：20.00元

淮河历史

你不用拿烟
鎗要看地
你的顶子
弄丢了



刘兴雨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问历史/刘兴雨著.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9

ISBN 7-80504-944-0

I. 追… II. 刘… III. 中国-历史-随笔-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587 号

追问历史

刘兴雨/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mm 1/32 印张:10.5 字数:200千字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04-944-0

定价:20.00元



孝

古

重说历史

(序)

吴思

同是一部中国历史，在今日人们的心目中，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

二十多年前，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大体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贯穿始终，而官府之类的上层建筑，永远向着地主，为地主阶级遮风挡雨。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则被看成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半个世纪前，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尽管后来土地承包了，也难免有私下转让的，但地主阶级并未复活。那么，中国如何呢？历史终结了吗？万事大吉了吗？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们，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过去忽视的东西，开始追寻另外一道源流，发源于过去并且至今流淌的源流。于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历史图景。

我们看到了官府，看到了专制，看到了潜规则，看到了苛捐杂税，看到了贪官污吏，看到了官逼民反。刘兴雨先生的这本书，一百篇文章，竟无一笔用于描绘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图景。他写官员，写皇帝，写平民，写那些代天理民或代天子牧民的统治者，写代理人的利益和代理人的心理。他描绘了一个官场主导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大概就是没完没了的“千古伤心事”。善不得善报，恶不得恶报。报应错位，源于利益错位。颐指气使的总是那些代理

人，可以当他人代表，慷他人之慨，谋过手之私的代理人。作者从秦始皇写到马向东，一路斑斑点点，所有这些笔触，都偏离了阶级斗争史的主流。然而，他的努力和众多当代人的努力一起，汇成了另外一条主流，形成了对历史的另外一种理解和解释。这是中国史学的进步，也是中国思想的进步。

那么，阶级斗争学说就不灵了吗？这要看如何理解“阶级”。本书开篇的问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作者的结论是未必。历史分明告诉我们，武力最强者得天下，尽管单凭武力未必能保住天下。这个结论当然不错。我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得天下坐江山者，那些靠暴力吃饭的人，也可以算作一个阶级吗？他们夺取天下，奴役百姓，大片占有山河土地，垄断各种资源，并且立法定分，保护这种利益格局，他们到底属于经济基础呢，还是属于上层建筑呢？这类立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一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类的西方概念就有些摇晃。不过，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合作，依然可以作为稳当的分析框架。

不同时代的人必定有不同的问题，于是有不同的兴趣，于是有不同的眼光，心目中就有了不同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教训，有可能比前辈更深入地提出问题，追问阶级形成的根据，追问生产关系形成的根据，追问产权形成的根据，一直追出鲜血和白骨来。那可是人类这个物种所拥有的最深层的东西，比任何身外之物都要深刻的东西。有了更深入的追问，就可能更深刻地写出历史。大家正在继续前人的努力，正在追问历史，正在从新的角度理解历史。这就是本书作者生活和写作的时代背景。

希望这番背景介绍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本书。

2003年7月21日



目

录

目 录

重说历史/吴思 (1)

上编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3)
- 闲话《史记》 (6)
- 官无信如何 (8)
- 秦始皇致文人书 (11)
- 刘邦为何不怕贪 (14)
- 从周亚夫到马寅初 (17)
- 司马迁 你何苦 (20)
- 嵇康教子的困惑 (24)
- 陶渊明之子怨父 (27)
- 审判隋炀帝 (29)
- 唐太宗真喜欢魏征吗 (32)
- 武则天情结 (35)
- 假如派个机器人 (38)
- 冯道与杂草 (41)
- 寇准败于谁手 (44)
- 君子为何势不两立 (47)
- 苏轼缘何总遭贬 (50)
- 柏杨为何讥讽范仲淹 (53)
- 岳飞死因探微 (55)
- 文天祥的幸与不幸 (58)
- 立碑与遗训 (60)

海瑞的悲哀	(63)
戚继光为何晚景凄凉	(66)
重读《金瓶梅》	(69)
万历为何消极怠工	(71)
主动作假与被迫作假	(73)
乾隆致文人的一封信	(75)
夫妻在一起有罪	(78)
慈禧做的一件好事	(81)
珍妃死得冤吗	(85)
梦遇义和团	(87)
郭嵩焘的三大罪状	(90)
他们脑里少根弦	(93)
李鸿章的苦衷	(96)
秋风宝剑孤臣泪	(99)
统治者的闹心事	(102)

中编 在巨人的光环里

办张报纸为一人	(109)
孙中山的致命弱点	(113)
蔡元培先生的遗憾	(115)
如果断了这根血脉	(119)
党的创始人为何默默无闻	(121)
一字之易未可轻	(126)
胡适为何被围剿	(129)
如果胡适遇上姜太公	(133)
陈独秀为何不去延安	(136)
陈独秀与女工 胡适与小脚女人	(139)
陈独秀为何被罢免	(142)
胡适、郭沫若做人之比较	(145)

鲁迅与郭沫若的原配夫人	(153)
堂皇的理由	(156)
神圣的装饰	(161)
千古伤心事	(164)
从延安走出的四位老人	(169)
张学良捉蒋动因	(179)
吴刚捧出伤心酒	(184)
愚氓可训否	(188)
不批马老又如何	(190)
按照这个标准	(192)
如果彭德怀不写信	(197)
诱发丑恶的病菌	(201)
副手何以成敌手	(204)
他为何三缄其口	(207)
独吸悲凉之雾	(211)
悲剧可以避免吗	(216)
文化名人的悲哀	(218)
牛虻与病梅	(221)
文化昆仑与文化长城	(224)
为察见渊鱼者言	(227)
《东方红》曾经被篡改	(230)
不该忘记的三个人	(233)
为小人辩护	(238)
圣人与妓女	(241)
英雄与异性	(244)
远去的将军	(247)
何必等到自毙	(250)
马向东胜出与张鸣岐落聘	(253)
想起孔繁森订《诗刊》	(256)
在巨人的光环里	(258)



下编 狂欢的民众

华盛顿为何急流勇退·····	(265)
林肯死因别解·····	(269)
美国为何迟迟不卷入二战·····	(272)
克林顿绯闻之我见·····	(275)
从救旱到火旱·····	(278)
拿破仑 电压 汽船·····	(280)
滑铁卢惨败之谜·····	(283)
希特勒为何不造原子弹·····	(286)
斯大林的微小缺点·····	(289)
三个斯大林·····	(293)
赫鲁晓夫的可爱之处·····	(296)
布哈林的奇怪感情·····	(298)
狂欢的民众·····	(302)
评奖与撰稿·····	(306)
诺贝尔 你真不幸·····	(308)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信·····	(311)
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314)
高贵的下跪·····	(318)
后 记 ·····	(321)

上 编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电视剧《雍正王朝》看得人如痴如醉，它的主题歌尽管被腰斩，却依然在人们耳畔萦绕：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话早就有人说，而且说了几百年，但果真得民心者得天下吗？未必。

三皇五帝时的事过于遥远，不说也罢。人们熟悉的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慈禧什么的，还是从他们说起吧。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也还过得下去，没有谁犯贱，等着秦国来统一他们。但秦始皇凭借虎狼之师，横扫六合，谁能奈何他？

明朝末年，尽管烽烟四起，可中原人谁知满族为何物？满人何尝得过中原人的心？他们不过靠铁骑强行征服汉人而已。不然就不会有扬州十日的惨案、嘉定三屠的悲剧，就不会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传下来。如果再加上成吉思汗的例子，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个歌词改为得兵权者得天下，或者有武力者得天下。

另外，这个歌词也可改为得上心者得天下。上心即最高统治者的心。以《雍正王朝》为例，雍正所以能继位大统，主要的不是因为得了民心，而是得了上心，即康熙皇帝的心。倘若上心不得意他，就是再得民心也是白搭。

1976年的时候，邓小平深得民心，四五运动时，人们将小瓶挂在树上，表达自己的心愿。可当时上心已不得意他，他只好再次下台。至于唐太宗、宋太祖、慈禧什么的，差不多是靠阴谋得的天下，就更提不起来了。

組織鞏固政府之大觀

施肇基

圖



組織鞏固政府之大觀

如果不怕伤了百姓的心，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命题，那就是，民心也并不是十分可靠的东西。因为民心也有受迷惑的时候，也有迷乱的时候。还以《雍正王朝》为例，雍正提出的让旗人种地，就很不得旗人的民心。他们打下江山后，享受着优厚待遇，过惯了悠闲自在、喝茶遛鸟的生活。所以，让他们



种地，他们起而反对。实在不行，又用欺骗手法，将土地租出去。但我们能说旗人的民心就对吗？

同理，我们当初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似乎很得民心。然而，那时的民心处于一种受蛊惑的宗教迷狂状态。纵使表面是热火朝天、不可阻挡，终究是历史河流上的泡沫，很快也就消失。

有人会问，那统治者就可以无视民心，为所欲为了吗？非也。虽然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但失民心者一定失天下。这方面例子真是数不胜数，秦时横征暴敛，民心尽失，所以秦朝本想统治万世，却到了二世就寿终正寝。明朝末年，饥馑流行、饿殍遍地，李自成一声招呼，天下也就易了主。只不过这天下没让李自成坐稳，就叫满人把天下抢了去。

这两件事过于久远，我们未能亲见。亲见的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后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使共产党得了民心，也得了天下。亲见的是“四人帮”飞扬跋扈，丧尽人心，最后只好去品尝铁窗的滋味。

看来，得天下者，开始未必都得民心，但要长久地坐稳天下，就一定要得民心。与秦朝二世面亡相反，清朝统治者虽然开始并不得人心，但他们用各种办法笼络人心，争取人心，包括让很多读书人走上仕途。结果，康乾盛世得以出现。

一些当权者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得天下了也就得人心了，或者以为自己得天下是得人心的结果。因而不去体恤百姓，作威作福，一意孤行。还有人不过将这句话做为招牌，让别人不敢觊觎自己的龙椅而已。

我理解，这句歌词就像古诗中的兴法，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重要的不是前一句，而是后一句。就像这首主题歌，尽管前面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却不得不在后面补上一句，看江山由谁来主宰，这才是关键所在。

闲话《史记》

《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未有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就像从没有人怀疑自己的性别一样。

但以假乱真的事见得多了，有时就不免想，《史记》就真实吗？单是书中的《高祖本纪》一节，就能让人对它的真实性发生动摇。在《高祖本纪》一开始，就说刘邦母亲曾在大泽边上的山坡休息，梦中与神相遇，雷电交加，这时候，刘邦的老爹跑上山一看，唉呀，一条蛟龙在自己妻子身上。不知当时他是否吓昏，反正过了不久，他妻子有了身孕，生出了汉高祖刘邦。

这一段话如果不标明是出自《史记》，别人可能会以为出自《神仙传》之类的书。下面一段非常精彩，但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话说高祖酒醉，夜经泽中，探子回来报告：“前面有大蛇挡道，回去吧。”高祖说：“壮士行，怕什么！”于是上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段。后来有人听见一个老太太哭，人问何故，老太太说：“别人杀我孩子所以哭。”人说：“你孩子为什么被杀？”老太太说：“我孩子是白帝子，化为蛇，在道上，被赤帝子杀了，所以哭。”别人以为她说假话，想用鞭子抽她，她却忽然不见了。

在这一段中，高祖斩蛇或许真有其事，而老太太哭子一节，则纯粹是附会出来的，不足为信。司马迁这样写，也许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开国皇帝是真龙天子，他自己都未必当真。



不由人叹曰：《史记》尚如此，其他更如何。

历史最可贵的在于真实。可许多人为了某种原因或某种目的，像切割生日蛋糕一样切割历史，使历史面目皆非。像某些人说，成了让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发生在六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举世皆知，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大举侵略。可到了他们的教科书中却成了“进入”，多么轻松，多么友好，强奸成了通奸，性质完全改变。

阉割历史，大都为了现在的脸面与将来的利益。令人惭愧的是，这事不但外国人在做，我们有时也在做。“文革”前的教科书上，抗日战争我们只写着平型关大捷，全不知台儿庄血战、昆仑关大战为何物。后来，林彪出事了，平型关大捷的指挥者也就不好标出，只好含糊过去，成了一本糊涂帐。

人们都为了现实的需要，才到历史的仓库中去翻检。可历史，只有真实才对后人有用。犹如水，清清凉凉的才解渴，倘若里面混浊不堪，不但不能解渴，弄不好还要做病。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完好无损的镜子和四分五裂的镜子，岂可同日而语。

同样的历史让不同的人写，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远的不说，2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称为十年浩劫、民族的灾难。可如果让“四人帮”来写，可能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的殊死搏斗。最有名的四·五运动，恐怕就不是群众反“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而是反革命暴乱了。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写历史的人狭隘。人们回避历史的真实，不敢正视历史，一方面是现实利益的驱使，一方面是由于内心的虚弱。就像得了绝症的人，总以为自己得的是常见的小病，因而才有信心活下去。

虚弱的人不敢正视历史，同样不敢正视现实。

不敢正视历史，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不敢正视现实，就只好粉饰，只好瞒和骗，或者摘几段所谓历史为自己撑腰。最后在自欺欺人中自毁。